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西漢廢學兼論待讀學餘朝散大夫在議矣夫在賢廢修提舉西屋高崇福官

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隋紀一光緒大淵獻凡三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群臣大霧四塞
人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
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
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
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

江

隋

紀

光緒大淵獻凡三年

臣

司馬光奉勅

編集

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
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
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
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
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
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
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
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
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
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
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
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
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
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
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
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
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臯文奏敗還
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
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
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

通鑑卷百七
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
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弈以禦六合兵陳
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
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
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
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
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
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
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
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

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
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
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群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
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
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
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
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
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
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
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

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
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
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
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
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
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衆
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
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
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
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
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
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
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
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負明等甲
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
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
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
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
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

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負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

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天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旣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五
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旣而耻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頰先入建康頰子德弘爲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頰所令留張麗華頰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頰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

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讓之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旣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瘡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

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蠻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

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僊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簡辭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

家者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
爲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陳吳州
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右衛大將
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
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
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瓛立柵於
晉陵城東畱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
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廻兵擊瓛大破之又遣
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
包山燕榮擊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
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瓛
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
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
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
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
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
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
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
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
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

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瑰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璿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瑰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人洸夔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畱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

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于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主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群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旣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

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内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今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爲越公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

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爲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勲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功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頰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頰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勅訖或說高頰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頰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

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
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
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
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
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
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
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
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
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
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

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
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
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
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
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秘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
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
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群臣曰平陳
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
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
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

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禪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德色旣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鼎叡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旣夷群

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爲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初頰父賓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樂安公元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上同學甚相愛及即位累歷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與上柱國王誼善誼誅上稍踈忌之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三司和緒等謀反下有司案驗奏諧謀令和緒勒党項兵斷巴蜀又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閏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爲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荆

通鑑卷百七十七
五
州總管楊素為納言 朝野皆稱封禪秋七月丙午
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
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
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 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
貴寵特盛與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
士朝野傾屬上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八
月壬戌以雄為司空實奪之權雄既無職務乃杜門
不通賓客 帝踐祚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修正雅
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
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

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
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
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
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
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
何妥自耻宿儒反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
非十二律旋相為宮及七調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或
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
易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
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

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譯等爲黃鍾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爲威所抑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仍詔太常置清商署以

掌之時天下旣壹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前克荊州得梁樂今平蔣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以爲合古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冬十二月甲子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世基荔之子也 己巳以黃州總管周法尚爲永州總管安集嶺南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等皆詣法尚降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不受命法尚擊斬之 以駕部侍郎狄道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州俗畏疫一人病

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已之廳事暑
月病人或至數百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
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
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
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
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
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聽事受
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即宿聽
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
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

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
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華陽王
昭廣之子也 二月庚申上幸晉陽命高頴居守夏

四月辛酉至自晉陽 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望

論議好勝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
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頴常助威奏德林很戾上
多從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
阿那肱衛國縣市店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
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賃之蘇威因奏德林誣罔妄

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
千戶請計日追贓上自是益惡之虞慶則等奉使關
東巡省還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
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
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
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群臣於律令輒欲改張
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詬云
爾欲以我爲王莽邪先是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
取贈官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
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上因數之曰公爲

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
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
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
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上不許遷懷州刺史
而卒李圓通本上微時家奴有器幹及爲隋公以圓
通及陳茂爲參佐由是信任之梁國之廢也上以梁
太府卿柳莊爲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
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上及高熲蘇威皆重之與陳
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譁之於上上稍踈之出爲饒州
刺史上性猜忌不悅學旣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上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上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上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上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

遂以馬鞭捶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 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懇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內史令 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䟽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

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
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
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皆舉兵反自稱
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稜饒州吳世華
温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
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
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
齧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詔以楊素爲行
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麥鐵杖戴東藁夜
浮渡江覘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遣兵仗三十人防

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石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
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
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
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沈玄愴敗走素追擒之高智
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蔽江素擊之
子總管南陽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
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
假竒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
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
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

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至海曲召行軍記室封德彝計事德彝墜水人救獲免易衣見素竟不自言素後知之間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異之德彝名倫以字行隆之之孫也汪文進以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微於温州步道向天台指臨

海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復請行遂乘傳至會稽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遑遽棄州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班師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爲儀同三司賞賜甚厚陀信之子也楊素用兵多權略馭衆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
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
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
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
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
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以并州總管晉王廣爲揚州總管鎮江都復以秦王
俊爲并州總管 番思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
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卒詔以其副慕容三藏
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矩

至南康得兵數千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
矩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進至南海高涼洸夫人遣
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遛
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更遣孫盎出
討佛智斬之進會鹿愿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
宣仲宣衆潰廣州獲全洸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
引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
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
表遂定矩復命上謂高穎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
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

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矩爲民部侍郎拜馮盎高州刺史追贈馮寶廣州總管譙國公無洗氏爲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仍勅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暄迢迢之罪拜羅州刺史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

言訥罪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爲湯沐邑贈馮僕崖州總管平原公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妃元氏薨 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聞之必當相倣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平

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
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穎令高穎薦曠清名善政爲
天下第一上召見勞勉之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
以爲勸丙子優詔擢爲莒州刺史 辛巳晦日有食
之 初帝微時與滕穆王瓚不協帝爲周相以瓚爲
大宗伯瓚恐爲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瓚妃周高祖
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后素不平陰爲呪咀帝命出
之瓚不可秋八月壬申瓚從帝幸栗園暴薨時人疑
其遇鳩乙亥帝至自栗園 沛達公鄭譯卒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隋紀二

起玄默困敦盡屠維協洽凡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內史令兼右
領軍大將軍 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邳公
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爲太子通事舍人少
敏辯有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及議樂夔與妥各有所
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
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邪
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

通鑑卷之五十八
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弘爲
世子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
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罔冒爲官等數事上命蜀王秀
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
乙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
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來選無清
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
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
之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
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

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爲煩迂不急皆
奏罷之茂基之子也嘗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
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
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
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己巳上
享太廟 壬申晦日有食之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
踳駁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諸州死罪不得輒決悉
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冬十月壬午上享
太廟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己未新義公韓擒虎卒
十二月乙酉以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

頰專掌朝政素性踈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頰推高頰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頰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頰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頰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

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旣而上低回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 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帝曰朕旣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三
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
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壬戌行幸岐州

二月丙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

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記室封德
彝爲土木監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

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覆

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丁亥上至自

岐州已卯立皇孫暕爲豫章王暕廣之子也丁

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識秋七月戊辰晦日有

食之

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

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

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上之滅陳也以陳

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

常不平書屏風爲詩叙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

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

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

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爲邊患上遣

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

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

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
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
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爲耻都藍
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
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
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
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
復譖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
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
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
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
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
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
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
干許尚公主 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
雅樂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
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
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
宮之法由是著名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
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一宮於

是弘等復爲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約務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一部尚書扶風蘇孝慈以爲

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貶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母得治生與民爭利 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蘇威爲納

言 初張賓曆旣行廣平劉孝孫及冀州秀才劉焯並言其失賓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等斥罷之後賓卒孝孫爲掖縣丞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襯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賓曆比較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胄玄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蜂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
驗胄玄所刻前後妙中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上
引孝孫胄玄等親自勞徠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
曆帝不憚又罷之孝孫尋卒 關中大旱民飢上遣
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群臣深
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殆將一暮八月辛未上帥民
就食於洛陽勅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
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
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冬閏十月甲寅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

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卬山侍飲
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
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
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
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
之省高頴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
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
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齊州刺史盧賁
坐民飢閉民糶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
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爲言此輩並有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譯爲巫蠱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等制定儀注旣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

上好襪祥小數上儀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懿之孫也負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悅拜著作郎劭前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摭佛經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盤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
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爲壇於泰山
柴燎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
赦天下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
中緣邊不在其例 三月己未至自東巡 仁壽宮
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
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
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
獲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

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
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
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
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
屢薦於帝帝擢爲內史舍人 夏四月己丑朔赦天
下 六月戊子詔鑿底柱 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
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坐從
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
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不切世要求
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戊寅上

至自仁壽宮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康爲
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弟也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
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
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鎮
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
及世康爲之當時以爲榮 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
十二月戊子勅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仍籍沒其
家 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汴州刺史令狐
熙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熙
整之子也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爲平原王筠爲安成
王嶷爲安平王恪爲襄城王該爲高陽王韶爲建安
王熒爲潁川王皆勇之子也 夏六月甲午初制工
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
行刑 冬十月己丑上幸長春宮十一月壬子還長
安 党項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降之 帝以光化
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爲天
后上不許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
初梁睿之克王謙也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寧州

酋帥爨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爲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戶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爲湘東王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衆略定南寧帝以天下初定未之許其後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

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貳心不敢詣闕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 庚寅上

幸仁壽宮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帝遣上柱國王

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尚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于尹州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法尚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貞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等承

通鑑卷之六十八
制署首領爲州縣官稠妥之兄子也上以嶺南夷越
數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
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
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
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
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
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
帥甯猛力者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
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
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 帝以

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壬辰詔諸司
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
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
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
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
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
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
爲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
東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
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
官司太寬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
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
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
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
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
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
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
孤后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并盃賜之曠因免死徒
廣州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
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
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
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
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
衣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
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
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
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
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胄端之子也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麩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授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旣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氊上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殺之捶陳延幾死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群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

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
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
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句千餘人命帝感
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
等皆減死論擢通爲右武侯將軍 上柱國彭公劉
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
有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驕恣取公卿子弟雄
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
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毆擊路人多所
侵奪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告居士謀爲不軌
上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衆 楊素牛
弘等復薦張胄玄曆術上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
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胄玄等辨析之
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胄玄負
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至是
胄玄曆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曆前造曆者劉暉等
四人並除名 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
諸將數人請行上不許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
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
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爲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嘗請爲沙門不許及爲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復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

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利本居北方旣尚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 何稠之自嶺南還也竄猛力請隨稠入朝稠見其疾篤遣還欽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使還奏狀上意不懌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

竟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果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汝葬我畢即宜登路長真嗣爲刺史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魯公虞慶則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爲隨府長史什住通於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甚薄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馳詣京師奏事觀上顏色什住因告慶則謀反下有司案驗十二月壬子慶則坐死拜什住

爲柱國 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正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

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 高麗王元帥靺

鞞之衆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上聞而

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將水陸

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頰爲漢王長史周

羅暉爲水軍總管 延州刺史獨孤佗有婢曰徐阿

尼事猫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

於畜猫鬼家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

曰猫鬼疾也上以佗后之異毋弟佗妻楊素異毋妹

由是意佗所爲令高頰等雜治之 具得其實上怒令

以犢車載佗夫妻將賜死於家獨孤后三日不食爲

之請命曰佗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

敢請其命佗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於是免佗死

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猫

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詔誅被訟行

猫鬼家夏五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

並投於四裔 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

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

疾疫周羅暉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

通鑑卷百廿八
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辛卯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南寧夷爨翫復反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萬歲詆譎上怒命斬之高頰及左衛大將軍元旻等固請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

解於是除名爲民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 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尚書左僕射高頰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克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

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
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
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
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
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
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
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
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
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辨詰突利辭直上
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

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頰使上柱國
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
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
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
日會高頰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
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
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
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
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
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

通鑑卷一百一
三司周羅暎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爲內史令 宜陽公王世積爲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軍 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上於

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頰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至后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高頰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已爲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頰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后知頰

不可奪陰欲去之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頰
奏稱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上作色曰我有
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壯
士此極弊法如我意者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
下團伍不別豈非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
風頰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頰夫人卒
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
不爲之娶上以后言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
非臣所願上乃止既而頰愛妾生男上聞之極喜后
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尚復信高頰邪始陛下
欲爲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得
信之上由是踈頰伐遼之役頰固諫不從及師無功
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
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事於頰頰以任寄隆
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
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彌不平
及擊突厥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
頰欲反上未有所答頰已破突厥而還及王世積誅
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上大驚有司

又奏頰及左右衛大將軍元旻元胄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胄坐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秋八月癸卯頰坐免上柱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歔歔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上謂頰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頰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頰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

表仁謂頰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頰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沙門真覺嘗謂頰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頰初爲僕射其毋誠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所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頰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

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麤踈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
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
上深責之善憂懼而卒 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
爲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
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
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
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
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
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
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
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
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
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
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
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代州總
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
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 帝
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
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

通鑑卷一百七十八
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紀三

起上章涿灘盡昭陽大淵獻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三月辛卯以楊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爲行軍總管帥步騎五萬討平之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旣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頴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頴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頴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

可預朝政弼後語頰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
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
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夏四月壬戌突厥
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揚素出靈武道漢王諒
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
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
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
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
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
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
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
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
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
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
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
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
肉千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爲
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
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
垂範庶臣下守之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

汝俊慙怖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丁丑俊薨
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
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
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
生也庶子曰湛群臣希旨奏稱漢栗姬子榮郭后子
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
之以秦國官為喪主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
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
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
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

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畱一物時
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
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
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
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
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
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
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
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
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

通鑑卷三十九
三
主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
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
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
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
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
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
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
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
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
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爲設美饌申以厚禮婢
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
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
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
以爲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
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
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
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
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
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
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爲揚州總

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
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
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
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覲
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
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天我亦
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
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
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
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

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
近已奏爲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
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
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
領頗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
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
未易其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
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
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素凡
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約
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
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
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
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
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
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
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
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
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

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
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
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啓予約知其計
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
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
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
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
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
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
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與阿雲對

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廢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贄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馱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踈忌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

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爲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群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

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
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
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
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
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下利不
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
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
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
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
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
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
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
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
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
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
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
即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
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
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

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

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

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
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
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
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
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
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
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
東宮服翫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
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
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

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
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
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言曰
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
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
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
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畱意已巳詔元旻唐令則
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
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妻
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閭毗東郡公崔君綽

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群官於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賞鞫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典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

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踈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

通鑑卷三百九
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勇慙
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
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
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
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
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
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
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
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
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
惡彘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
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
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
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
我非爲無禮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
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
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
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
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
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

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史萬歲
還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初不
爲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
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
實在朝堂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
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
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
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
擗殺之旣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寃
惜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太
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
文述爲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
預焉由是徵衍爲左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
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
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異得引
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癩鬼所著不可復收帝
以爲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
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
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女齡
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

通鑑卷一百九
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彥謙法壽之玄孫也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皆預
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
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
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
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詔有盜毀
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沙門毀佛像
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是歲徵同州刺史蔡
王智積入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謁自
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
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
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送
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
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
援卒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
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
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
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
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
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

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
無慈愛之心民懷姦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
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
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
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太史令
袁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
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
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
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
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
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
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
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
之意以爲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
也丁匠苦之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尚書右
僕射楊素爲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右僕射丁酉徙
河南王昭爲晉王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
管韓洪於恒安以晉王昭爲內史令二月乙卯
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通鑑卷二百九
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乙丑詔以天下

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炫上表切諫不聽秋七月戊戌改國子學爲太學 初帝受周禪

恐人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僞造而獻者不可勝計冬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 山獠作亂以衛尉少卿

洛陽衛文昇爲資州刺史鎮撫之文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文昇單騎造其營謂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羣獠莫敢動於

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縑二千匹壬辰以文昇爲遂州總管

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詔以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長孫晟爲受降使者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

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
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
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
遁磧南無復寇抄素以功進子玄感攝國賜玄縱爵
淮南公 兵部尚書柳述慶之孫也尚蘭陵公主怙
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萬年韋
雲起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
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
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爲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
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

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
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
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
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蠻
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
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
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
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
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
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太子秀意

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

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襮裹而納之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月

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達雄之弟也 閏月
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脩定五禮
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
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
父豈不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
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
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
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
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
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

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
汝其識之壬寅嬪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
事勤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
比其功業可別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并賜田三十
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 蜀王秀至長安
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
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
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
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見
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

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嶽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

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或牀彧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初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賜甚

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泰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

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磴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旣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爲西寧州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

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歿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踈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爲伊州刺史素旣被踈吏部尚書柳述

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薦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

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送之長安

三年秋八月壬申賜幽州總管燕榮死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嘗見道次叢荆以爲堪作杖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旣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宥之榮曰無罪尚爾况有罪邪杖之自若觀州長史元弘嗣遷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玩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批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

收弘嗣付獄禁絕其糧弘嗣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
詣闕稱冤上遣使案驗奏榮暴虐賊穢狼藉徵還賜
死元弘嗣代榮爲政酷又甚之 九月壬戌置常平
官 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
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
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
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糈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
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
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
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
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常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見
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囹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
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
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
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
步迦之衆

西奔如谷戰身死累世皆為置爵曰...
 趙悼對骨辛十翁時皆殊志...
 本家門人編曰...
 宣煥之國其相...
 曰無獲...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程